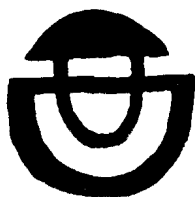




1111



法國曷斯當著 方于女士譯

西哈諾

劉既漂畫封面

上海春潮書局出版

方譯西哈諾序

夏康農

當我提起筆來要寫這一篇算作介紹序的文字的時候，彷彿四周屋角落裏滿是嘻嘻的笑聲。

這妄僭我自己也很明白。然而終于把着筆寫下去者，第一爲了要介紹本書的譯者方叔遠先生及方于女士翻譯本書的勤勞謙遜的精神，他們足足費了三個整月的功夫譯出這一部名著來，却還萬分謹慎着不肯問世。他們謙遜的程度到了要我寫一點文字在前面才肯付印這本書，那我即使再愛惜自己，也只有冒着非笑的罪苦，不肯教他們這一番忠實努力的結果永遠深藏。萬一這文字竟能不連累到讀者對於本書的愛好，那更是我望外的榮幸了。

其次，易斯當是一個博得世界榮譽的作家，而對於我們這裏還很生疏的名字，

西哈諾一書又恰是我讀過的愛好的作品，看着這傑作轉譯成我們的文字，不禁感到一陣欣喜，并聯想起初讀這本書時，一面聽着白髮老教師手指腳畫的講解，一面幼稚的心每每給作者講者的力量吸住的往事，也想着隨興寫下幾句。

也許有內外的兩層原因吧，（內的是我們對於文藝上的要求，外的是前世紀末期世界文學的主潮。）近年來新與文藝界對於西方文藝的介紹，特別是北部歐洲的作家容易受到我們的歡迎，特別是表現沉毅冷酷的人生，血肉狼藉的搏鬥，徬徨幻滅的悲哀這一方面的制作容易博得我們的愛好。像花樣的笑，火樣的熱，執迷的愛，沈湎的醉，緋紅的希望，潔白的胸襟，乳虎般的活力，野獸般的追求，這一類情調的名家作品，却少有注精會神的介紹。

本來，現實的教訓與理想的希望是兩種相互齟齬的力量，是與人類生命相終始，抓緊了咬住了他的心魂的兩個惡魔；不管人生的式樣有多麼繁複，人事的變化有多麼詭譎，牠們搏戰的刀痕劍影，時刻都在我們的眼前來往。

可是，醜惡的花朵如果真是開遍在現實的人間，荊棘的草叢如果真是生滿在人生的路上，這正因為不知道有誰的神奇的力量，曾經普向人間撒過這一類的種子。這種子滋長發榮起來，也並不是每人都能辨認得出。領略得到這荊棘刺傷的至味的只有腫趾上流着殷紅的鮮血的人們；鑒識得透這醜惡的真相的也只有伸着銳敏的鼻頭在這花朵上面深深嗅味過的精密觀察者。

掘發了這醜惡，指陳出這荊棘，教我們驚心動魄的，是偉大的藝術製作家；但這不必是一切：人性還有另一面的要求。且不說別的，既已經被命定了是地上的生物，生存便是第一要義。如果我們常教醜惡的憧憬威嚇住，一味只感到渺茫與空虛，一面却又不能毀滅自己時，那生活態度不出於恣睢，必易流於麻木。何如暫時放下了「老練」不去要求，且停着并不會親切感到的絕望的悲哀不忙預支？咽喉裏還留着希望思索作癢時何如且放聲歌出？這希望，那怕是絲縷樣細，星點樣小，且先手握着他，血溫着他，淚潤着他，心靈擁抱着他；也許他竟發育不起來吧？也許發育起來了竟是脆

弱可憐的吧？在握着，溫着，潤着，擁抱着的當時，我們的生命已經歡慰了一場了。

我們試聽聽西哈諾怎樣說出他的意見：

『……祇願歌吟着，幻想着，歡笑着，獨往獨來地自在着，眼睛看得端正，聲音吐得洪亮，高興起來，帽子不妨歪戴着，爲了一句是，爲了一句非，拚着鬥打一陣——或者吟成一首詩章。

.....

孩子，且先拿着一花一果，那怕是一片葉子，自己滿足罷，只要是你從你自己的園地裏摘取！再也許遇到偶然的勝利，一點都不要感謝愷撒，只須歸功於自己。不要學着寄生依附的蔓草，即使做不成參天的大樹，只要獨自的力量，那怕不能上到怎樣的高！」（本書第二幕第八節）

就這幾句已經可以稍稍看見這粗疏孤傲的英雄了。

愛德蒙易斯當 (Edmond Rostand 1868—1918) 在法國近代劇壇上是一個獨標異幟的作家，同吹進他的英雄西哈諾的靈魂裏的性格一樣，他在戲劇創作上的態度也是不顧時代的風尚，獨放光彩的：第一他敢於運用大家認為已經死去了的詩體譜入劇場，這已經夠引起當時戲劇界的驚奇；驅遣的人物與穿插的劇情都充滿了傳奇的色彩，想像與情感，構成他每一篇劇本的中心成分，尤其震撼了一時的人心。西哈諾初次在聖馬爾丹門劇院表演，博得了 Victor Hugo 的 Hernani 以後的法國劇場上不會有過的勝利。費魯 (Augustin Filou) 在他的從小仲馬到易斯當一書裏高聲歡呼着新的時代的開場，詩劇的靈魂的復歸；他并且歌誦易斯當不僅澈底震動了當時的劇場，同時還賜予了奄奄的抒情詩的制作以新的活躍，新的生命。據美國克拉克 (Clark) 說來，英美的觀衆常常給近代法國寫實派劇作家的性的問題的描寫態度驚駭住了不敢表示歡迎的，西哈諾以及易斯當其他的劇本竟受到破格的寵遇。

西哈諾是易斯當的傑作是大家公認的了。問牠何以博得如此盛大的成功呢？衆

口一辭地都說是因了牠恰巧滿足了當時的觀衆的渴切的需要。在牠誕生的時候是寫實派大師小仲馬及奧吉耶 (Emile Augier) 籠罩着法國劇壇至三四十年之後的衰落的末期，大家正感到無限的疲倦；外來的易卜生，霍普特曼的社會問題劇，也壓逼着大家感出心煩，這時候忽有一個好勇鬥狠；獨往獨來；脫去一切的桎梏；唾棄一切的權威；忍受各種的苦辛，決意悶死了自己的情愛，獻身爲心愛的女子永遠服勞；像這樣的充滿了騎士風味的英雄，握着明晃晃的寶劍，高視闊步地踏向大家眼前來，怎不教人歡欣鼓舞！我們要知道那是在愛慕火熱的法蘭西人的舞臺呵。所以拉魯 (Pierre La'o) 的解說，除了外的原因以外，還滿足了大衆內的豪俠與才華的傳統品德的要求，也是西哈諾成功的重要原因。有人甚至於責備易斯當不該改換了歷史上真實的西哈諾的面目（西哈諾裏的英雄原來是假借十七世紀時實有人物噓進易斯當的煙士披里純的），爲了要造成法國人「光榮迷」的象徵的典型。(type symbolique du 'panchard' français)

我們試拿這生龍活虎勇往豪邁的英雄來對比着當時風尚的劇本中的人物看，該會感到隔着世界的兩種情調。小仲馬的 *Le Demi-monde* 第一幕裏有這樣的對話：「你餓了麼？——啊！是的。——那麼，我們去喫飯好。」 *Question d'Argent*（金錢問題）劇本裏我們看見 *Durrien* 太太核對她一星期裏花消的費用：「麵包舖裏，二十佛郎……肉店裏，九十佛郎……雜貨店裏……」，這即使是出之於大師的手筆也不由不教人感到猥瑣。

至於西哈諾裏的英雄呢，初一跳出身來便已驚人了，陪襯着那麼豐富，那麼騷動的背景，正在大家探問他的消息，耽心他的來到的當兒，他獅子吼的聲音帶着火樣烈的憎恨，從靜心聽戲的稠人廣座中發出來，叫驚了這劇場裏的滿場的看客。而他這憎恨正爲了尊崇他的生死不渝的愛。爲了他的愛他不怕激動了大家的忿怒，他立刻一一數着名字向全場人挑戰。一邊比着劍，一邊吟成一篇美妙的詩章：他是這樣豪放超邁，無慮無畏的人物。全篇的情節，全篇的佈景，全篇的人物，都配合得如火如荼，

處處表出他的兔起鶻落的行徑，冰雪光明的精神，無時無刻不飽滿活躍，閃耀着奇異的光采——一直支持到他的遇害，戲劇的收場。

他是天才的詩人，（他這種詩人也只有西方作家的想像裏才有）是騎士風的壯士，他敢向一切人挑戰，只爲了一切人都不合他的脾胃，并不關別人之是否侵犯了他。反是向他輸送殷勤的，那怕是顯赫的權勢，更加引起他的鄙惡；這在第二幕第七節第八節裏容易看的分明。在那裏他辯駁勒卜亥責他荒謬的話有一句最是中肯：

“Eh bien! oui, c'est mon vice,

Déplaire est mon plaisir.”

（正是不差！這是我的毛病。使得別人不高興，正是我的高興呢。）

這和我們的魯迅先生杖擊叭兒狗時代專給正人君子們製造不快有同一的精神。西哈諾喜歡的就是他的那一種「氣派」。第一幕第四節裏，愛惜他的朋友怪他爲什麼那麼傻拿他的錢口袋扔給了演劇人，弄到自己當天沒有飯喫，他的答語是墮地作金石聲

響的字句：“mais quel geste!”（但是那是什麼氣派呵！）他就是爲了這氣派，甘心喫盡所有的辛苦的。

也正因爲他是天才的詩人，騎士風的壯士，所以雖然他是只想著完成他的氣派，算到源頭，處處他却還都是被損害者：遭人暗殺的損害固然不必說了，就是他生前情愛的悶死，生活的潦倒，處處給他人利用，甚至於他的詩句都給莫利哀剽襲了去（這是一件訟案，劇本裏幾次提到剽賊的事）：這些被損害却又沒有怨言的悲哀，他自己完全明白。在他臨死的時候，他寬慰他的朋友們：

“Où, ma vie ce fut d'être celui qui souffre et qu'on n'oublie!

.....

C'est justice, et j'approuve au seuil de mon tombeau

Molière a du génie et Christian était beau!”

（是的，我的生命，在於爲人作嫁——而大家都忘了我！

.....

這正是公平，走到我的墓門前面我還承認，

莫利哀有天才，克利斯將生得英俊！）（第五幕第六節）

我們的英雄最令我們敬愛的，在於他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是有缺點的人，那使他傷透了心的大怪鼻子，在大庭廣衆中固然不許人冒犯了分毫，但在向他的朋友婉訴他衷心的苦楚的時候，說得是怎樣的淒切動人！（第一幕第五節後段）此外，他的性格，他也不是認為是十全美滿的：在他淒涼的枉死之前，他的蘊藏了十五年的深愛全給他心愛的仙人知道的時候，他儘管想持強到底，連聲否認，却終掩蓋不住，不覺稍稍吐露了點消息。教堂的鐘聲底下，蕭瑟的庭園裏只顫動着他同他的心愛的兩人的語音。這時候請再聽他的哀訴：

“*[Il me manquait un peu d'harmonie.....en voilà.]*”

（我從前缺少點調和……罷了。）

我們追蹤他的生命歷史到了這最後的時刻，再聽到這種自白，真不禁感到迷離，從前疑心作者果真攜帶着我們在「月球裏旅行」的，這一來又教我們驚叫道：「我們的英雄原來產生在有缺陷的人間？」

上面這樣零零落落的寫來，或許可以看得出這英雄的粗疎的輪廓。此外，愛所給予他的神奇美妙的折磨，以及數不盡的豪放的才華，嫵媚的詞藻，還有隨處都可以遇到的活躍新奇的穿插，我們似乎可以看作都是襯托這輪廓，填實這輪廓的資料。豪放的如第一幕第四節裏西哈諾笑伐爾費，一面又自己描畫他那大怪鼻子的一段。

嫵媚的例子，如第三幕第七節裏，我們的英雄爲克利斯將挽回了失去了的希望，贏得霍克桑的一吻的一段。西哈諾低低吹送下面的句子教給克利斯將琅琅吐出的時候，仙子却已經氣忿忿地走上了她的樓房，不肯理會了：——

克利斯將：在我……愛得更劇烈的時候……天呵，冤枉我說不愛了！

霍克桑：奇怪！說得好些了！

克利斯將：愛神……那個殘忍的孩子……拿我哀愁的心緒當搖籃，現在他在搖

籃裏搖大了！

霍克桑：今天你的話艱澀地不容易說出來是什麼緣故呀？……………（西哈諾

裝作克利斯將的腔調親自出馬了）

西哈諾：因為天黑了；在黑暗裏我的話摸索着在找你的耳朵呢。

霍克桑：我的話到並不覺到感同樣的困難呀。

西哈諾：牠立刻就找得到嗎？呵！這也在乎各人。因為我，我是拿心來接受

的，我的心兒大，你的耳朵小。還有一層，你的字音從上望下落；牠們走得

快；我的呢，由下面向上爬，小姐，那時間自然比較要長一些了！

霍克桑：這一陣子牠們爬得好多了。

西哈諾：像這種操練，牠們已經有了習慣了。

霍克桑：

實在的，我是站在這樣高的地段同你談話的呢！

西哈諾：

所以略，倘使從這高樓上你放下一個沉重的字眼落在我的心坎上

來，你一定會殺死了我了！

這種嫵媚的情話，真迸着生命裏最濃郁的花香，最醇甘的酒氣；更何況輸進了錦繡心腸的佳人的耳裏！

我應該帶住了，再說下去，我成了才子佳人的崇拜者，而且也唐突了作者了。本來，情愛在文學作品裏之所以成爲超乎一切的重要，就因爲情愛的生活包含着人類心靈的最大限度的擴張；有了西哈諾這樣的英雄，必能完成這樣的愛；也只有這樣的愛，才能刻畫得出這樣的英雄。情愛是兩面的，我之所以只說牠刻畫一面的英雄者，因爲這裏承受海樣深遠，火樣熱烈的愛的女主角，作者似并不會着意描摹；我們只從一般人的口裏聽到說她是沒有疑問的絕色的佳人。如果不嫌穿鑿，我還想說作者借了她作人生的愛的象徵。是有了愛，生活上才激得起洶湧的波瀾，炫爛的光彩。

曷斯當之所以獨異於其他的近代法國作劇家，更爲國外的觀衆與劇評家所尊寵，博得「世界的作家」的稱譽者，或者可以從他獨異的情愛描寫的態度的上得到些須消息吧。

我的近似穿鑿的推斷，說作者借了書中女主角來象徵人生的愛者：第一，如前面所說自然因爲全篇創作的重心都傾在唯一的英雄的身上，并不曾怎樣描畫到她。雖然第四幕裏她爲了幾番蜜訊的鼓盪，竟至於冒着萬險，奔赴情人效命的戰場，第五幕裏十五年來的死生間隔還不能動搖她專一的愛心；但這些仍都是描畫這英雄的烘托，完成這英雄的詩料。不知怎的，作者筆下的女主人公總像不曾蒙着鞭辟入裏的表現過似的，她在我們眼前移動，終似有點飄然。我們如果再翻開這本著作卷頭的獻辭，這了解像似加添了一層佐證。獻辭是這樣寫着的：

“C'est à l'âme de Cyrano que je voulais dédier ce poème.

Mais puisqu'elle a passé en vous, Coquelin, C'est à vous que je le dédie.”

（我原來本打算向西哈諾的靈魂奉獻這一篇詩章的。可是，既然這靈魂已經附在你的身上，哥格蘭，那我就拿牠獻給你了。）

西哈諾是十七世紀的狂放好鬥的詩人，哥格蘭是與作者同時的天才演劇家：這是作者創作本書的時候心神縈繞的兩個靈魂。

此外，我們試再從作者的另一部大著，題作 Chantecler 的，裏面試一追尋，這推斷的更加近似。Chantecler 是曷斯當吐露他的人生理想的著作，是表現人類執着生命的努力的戲劇。這裏面主人公是一只雄雞，他並不是一個英雄，但他自己却相信他是的。他熱烈地愛好他的職業，信仰他的工作，他總以為光榮的日出是他的 Cocorico 的啼聲叫出來的。後來他發現了太陽竟不需要他也可以出來，不覺感到一陣幻滅的悲哀。但這幻覺只是暫時的，當他一想到他還有雄雞的愛的時候，他仍然回復了對於自己的工作的高貴的信心，他決心盡他一小部份的力量，幫助太陽出來。這樣說來，西哈諾這英雄乍看去彷彿妄謬怪誕的，其實洋溢着穩郁的人性。這辛